

(供内部参考)

# 日本沉没

小松左京著

# 日本沉没

[日本]小松左京著

李德纯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小松左京  
日本沉没

---

根据东京光文社 1973 年版翻译

日本沉没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字数 21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4}$

197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276 定价 1.05 元

---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出版说明

《日本沉没》是日本资产阶级作家小松左京写的一部小说，1973年出版。作者采取科学幻想的手法，虚构日本列岛发生大地震后逐渐下沉，以及沉没前后国内的惶恐和国际的反应。

作者利用了日本社会上对日本经济恶性膨胀、气候异变和地震频发的不安心理，宣扬日本面临“沉没”，转移人们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注意力，乘机鼓吹日本向外发展和移民，走经济扩张到军事扩张的道路。书中还有意歪曲我国的外交政策，恶毒诽谤我国。这部小说的出版，实际是为一小撮军国主义势力向外侵略制造反动舆论。

本书共两部，第一部四十余万字，第二部尚未出版。现将第一部节译出版，供批判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伟大的日本人民永远沉没不了！

## ——评反动小说《日本沉没》

一九七三年，一个名叫小松左京的人，在日本文坛上抛出了一部书名耸人听闻的长篇小说《日本沉没》。他采取所谓科学幻想的手法，挖空心思地虚构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说什么日本列岛发生了一系列大地震，人们面临“末日”，惶恐不安，纷纷转移资产，逃往国外。日本内阁在策划着“飞向世界”，引起了国际上的种种强烈反响。故事的最后，日本列岛终于沉没在太平洋的汹涌波涛之中。

此书一出版，立即博得垄断资产阶级的重视。在资产阶级报刊鼓吹之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此书重版一百余次，发行近四百万册，打破了日本近几年来“畅销书”的记录。资产阶级又把它改成广播剧，搬上银幕，竭力把日本社会的注意力引到日本是否“沉没”这个问题上。

垄断资产阶级为什么这样看中它呢？一家资产阶级报刊说，因为它“准确地抓住了日本的社会现象”。现在，我们不妨剖析一下，“日本的社会现象”究竟是什么，作品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社会现象”的。

人所共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帝扶植下，日本经

济走向恶性膨胀和畸形发展。特别是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危机迭起，垄断资本的固有矛盾更趋激化，尤其是扩大生产力同国内资源贫乏和市场狭窄的矛盾更为突出。资产阶级报刊趁机极力散布“无资源国日本正陷于危急存亡之中”的论调。处在十字路口的日本经济往何处去？这是日本各阶级都在探索的问题。当然，不同的阶级会得出不同的答案。陷入这种深刻矛盾的日本垄断资本采取转嫁危机的手段，在加强榨取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正疯狂地向外输出庞大的过剩资本，寻找市场和掠夺资源，来维持其贪得无厌的资本积累和高额利润。仅海外投资一项，到1974年3月份止，已达一百亿美元。其中1971年以后的海外投资，占战后海外投资总数的近三分之二。这就表明，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垄断资本更野心勃勃地要进一步加紧对外经济扩张。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小说《日本沉没》应运而生，鼓吹日本经济“只呆在国内将一筹莫展”，“不同海外联系就无法维持”，必须“探索新的出路”，“飞向世界”，“飞向海外”等等，甚至为垄断资本出谋献策，建议把这些作为“国家方针”，“从各方面强有力地推动”。

小说的作者要探索的是一条什么“新的出路”？摆在日本面前有两条出路：一条是独立、和平、民主的道路；另一条是从经济大国到军事大国、复活军国主义的道路。除此以外，别无他途。广大日本人民是坚决走前一条道路的。近年来，要求独立的倾向在日本有了发展，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也愿意和平，不愿战争。但也有一小部分人，却顽固

地坚持要走后一条道路，即掠夺、扩张、侵略的战争道路。小说要“探索”的，就是后一条路。用它的话来说，就是要日本垄断资本“往发展中的国家实行‘迁厂’和‘对外投资’，同美国、欧洲共同体竞争”；就是要日本“作为‘亚洲工厂’……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实，这并不是一条什么“新路”。日本垄断资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一向把亚洲发展中国家看成是它攫取资源、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的重要地区。在他们的眼里，“日本经济仍然是以东南亚为中心”。从三、四十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到今天青岚会的“亚洲大洋洲圈”，叫法虽然不同，但货色却是一样。他们妄图在东南亚建立一个以日本为盟主，同“美元经济圈”和“欧洲共同体”相抗衡的“日元经济圈”，进而建立“亚洲太平洋共同体”，并把它看作是向全世界扩张的必由之路。小说大肆鼓吹所谓“新的出路”，也正是这样一条路。

为了实现这样一条“新路”，作者在作品里露骨地说什么要“为日本的利益”，“日本民族的健全发展”，“对日本民族承担责任”，“即使引起一些冲突也在所不惜”。他还费尽心机，安排了一个“对日本目前政治中枢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渡老人出场，声嘶力竭地叫嚷“日本民族气数没有到头”，“还有相当大的冲劲”，日本“沉没”，将会“给日本民族提供一个锻炼成人的机会”等等。这就说明，为了掩盖军国主义的倾向，作者只好再一次打起了沙文主义这杆破旗。他不厌其烦地玩弄“民族”这个字眼，鼓吹日本工农大众在日本“末日”面前，同垄断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命运”。但

是，事实是无情的。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无论作者如何巧妙地耍弄他那枝笔，也是掩饰不了日本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事实。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日本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超越这个总的规律。今天的日本社会同样是由不同的阶级构成的。只要资本主义在日本存在一天，日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要进行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还有什么“共同的命运”可言？然而，正象历史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为了实行资产阶级政策，要求无产阶级为了“保卫祖国”，即保卫“大”国掠夺殖民地和压迫异族的“权利”而放弃阶级斗争一样，《日本沉没》的作者也硬要日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民族生存”同垄断资产阶级同舟共济，把两者放在这个“民族”关系之中，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仿佛两者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简直是在制造骗人的幻想。

反动小说《日本沉没》还大肆宣扬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剥削有功”、“侵略有理”，来为今天的“飞向世界”披上合法的外衣。书中左一句“我们同时代的人是奋斗过来的，日本因此也变好了，日子顺溜了”，右一句“从战时到战后，……花费了半辈子工夫，披荆斩棘，创造了所有财富，好容易才建立起来（今天）的生活”，等等。作者妄想用这些动听的谎言，来掩盖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对外血淋淋的掠夺和剥



削的实质。但就以“战时到战后”来说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给我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日本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急剧膨胀，一跃而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也完全是靠美帝的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的滋养，靠对日本劳动人民和第三世界的剥削和掠夺造成的。这种战争横财，不仅喂肥了日本垄断资本家，而且促进了日本以军需工业为基础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给他们提供了剥削劳动人民更多的剩余价值和榨取更大的超额利润的基础。因此，垄断资本家“变好”的日子，“顺溜”的日子，完全是靠榨取日本和第三世界亿万劳动人民的血汗建立起来的。日本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日子并没有变好。他们在失业增加，物价飞涨的沉重打击下，生活更加恶化，还是处在生活毫无保障的困境。今天在日本全国有2,500万左右的贫民，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哪里能谈得上什么“顺溜”呢？

以伪装的科学遮掩反动的政治倾向，是小说《日本沉没》的突出的特点。作者捏造了一种地震决定社会发展，地震决定政治的“理论”，同样是为日本帝国主义过去的罪恶行径粉饰，为他们现在的意图辩护，书中竟然说：“第一次关东大地震是造成这个国家走向法西斯的原因。”

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毛主席：《矛盾论》）

日本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进行了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仍保留着严重的封建残余。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迅速进入垄断阶段。在这种国内外条件下，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迅速发展起来。它对外不断进行侵略扩张，对内加强法西斯专政。在这个时期，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毛主席：《矛盾论》）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主要的是决定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不是地理条件。很明显，作者制造这样一个反动的“地震决定论”，是企图要论证地理环境本身决定日本要求夺取“生活空间”，使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政策合法化。至于关东大地震，它之所以造成重大人命和财产的损失，完全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剥削，人为地加深了地震时出现的灾祸所造成的。它曾一度加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危机，这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直接威胁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存在。它倒确实曾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实行白色恐怖的借口，大规模镇压和屠杀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小说作者炮制的“地震决定论”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它只不过是从法西斯主义的武器库里拣来的破烂，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老牌日本军国主义所兜售过的“地理政治论”的变种。尤其是小说出笼于1973年，正好是关东大地震五十周年，日本垄断资本借机动员宣传机器，大肆渲染“第二次”关东大地震“即将来临”，还投入大批人力物力，煞有介事地进行所谓“防震灾演习”，把已经因为日本经济恶性发展、气候异常和地震频发而深感忧虑的人们，弄得更加惶惶不安。作者正在此时制造出这个“地震决定论”，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他以假的地震科学为论据，以艺术描写为手法，制造荒唐离奇的景象，从而转移人们对日本资本主义危机的注意力，掩盖日本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妄图把人们动员到侵略和战争的道路上去。

作者凭着反动阶级的本能，在书中描绘了“日本沉没”前后，所谓各国对日本的态度。书中从各方面歪曲和攻击我国的对外政策和路线，并污蔑我国乘日本“大变动”之危，“要在东南亚插一手”，同美苏保持“均衡”，进行“交易”，这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华。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向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一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同第三世界不仅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是互相帮助，以完全平等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这已经成为国

际间经济合作的典范。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在作者的心目中，这就成了对他鼓吹的经济扩张和侵略政策的一个巨大对抗力量。因此，作者的反华狂叫，是同他的小说里的整个扩张主义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其目的就在于要挑拨东南亚国家同中国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破坏亚洲人民的团结，包括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但是，东南亚各国是决不会忘记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残酷教训的，《日本沉没》的作者的一切挑拨终究是白费气力的。

小说《日本沉没》是一本很好的反面教材。它又一次告诉人们，决不能忽视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决不能忽视当前日本的反动文学如何为复活军国主义效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空前觉醒的日本人民，是决不会允许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再次把他们推入侵略战争的苦难深渊的。日本人民反对复活军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平、民主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尽管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在日本人民斗争的汹涌波涛面前，沉没的只能是一小撮腐朽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只能是人剥削人的旧世界！伟大的日本人民，是永远也沉没不了的！

## 第一章 日本海沟

东京站八重洲入口，依然人山人海。车站内部虽然装有冷气设备，到处也安着气帘<sup>①</sup>，但那些游山逛水的年轻人，匆匆赶在盂兰盆节前回家探亲的人，都是汗流不止，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热气，一点也没有降低。

小野寺俊夫用手背揩了揩一直流到下颏的汗水，咧着嘴东张西望。

梅雨季节，连续出现冷天，使人感到仿佛又回到三月似的。气象厅的天气预报虽说今年夏天气温较低，但在梅雨季节结束前后，却突然酷热起来。最近以来，连日超过三十五度以上，异常闷热。东京、大阪甚至发生中暑致死和发病。而且，夏季缺水问题，一如往年，仍未获得解决。

距离火车进站，还有七、八分钟。

茶馆有如蒸笼，热气腾腾，拥挤不堪。小野寺根本无意进去。他只是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交臂而过的人们，都象烧旺的火炉，汗水淋漓——公司职员穿着短袖衬衫，矮胖粗

---

<sup>①</sup> 商店、车间等建筑物的大门入口处，设有由下送出成排冷暖气流，挡住室外空气侵入的一种装置。

壮的中年农村妇女，穿着唯一上好的衣服，拖双破了后跟的鞋子，手提行李，趑趄趑趄地走着；还有那十几岁的少女，穿着宽条衬衫和劳动布短裤，头戴系着鲜艳飘带的草帽。这少女两颊绯红，活象一条煮熟了的章鱼，正在那儿揩抹圆鼻头上的汗珠。擦过她身旁时，一股沁满汗水的发香和狐臭扑鼻而来。

小野寺一边拨开行人，一边思忖，他自己也一定和这些人一样，汗流浹背，浑身汗气熏人，说不定汗里还掺杂着昨夜通宵痛饮的杜松子酒那股甜腻的臭味。想到这里，就厌烦地迈着步子，不知不觉竟走到装在墙上的冷水器前面。于是，他自己似乎是为了喝水才走到这儿来似的，把嘴对向了喷头，踩了一下踏板，冷水哗哗地喷了出来。

但他没有去喝水。本来准备喝水才低下去的头，却低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了。他半张着嘴，痴痴地盯望着冷水器后面的墙壁。

那儿有一条裂缝，顺墙垂直裂了下去。裂缝非常细，根本不招人注意，但却弯弯曲曲，一直裂到天花板。裂纹下端被冷水器给挡住了。裂缝的两边，墙壁的颜色深浅分明。

裂缝宽一公分以上，大约一点五公分。

“喝完了吧？”后面的人有意见了。那是一个魁梧的男子，他那顶帽子的鬃绉花边，宽得有些象美国牛仔帽。

小野寺胡乱地喝了口水，就离开了冷水器。

“对不起。——请吧。”他正说着，背后那男子却象是要挡住他的去路似的，走了过来。

小野寺微惊地抬头瞧了瞧对方的脸孔，对方高出小野寺一头。

“哎呀！”那男子喊了一声，就用他那宽厚的手掌，使劲抓住小野寺的肩膀。在翘起来的宽帽沿的阴影下，一张晒得黑黝黝的脸，张口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好家伙……”小野寺霎时大吃一惊，接着笑着说：“原来是你老兄啊……”

“夜里的醉劲还没醒过来吧？”那男子——乡六郎鼻子嗤嗤两下说道，“怪不得象条鲤鱼似的大口大口地喝水。”

“别扯了，”小野寺说，“昨晚，倒是喝醉了。”

乡六郎根本就沒理会他这些话，弯下他那仰脸才能看到的颇长的身子，窝向冷水器，仿佛要把冷水器的水一饮而尽。

“打算上哪儿去？”乡六郎用他那只暴着青筋的粗大手背，抹了把嘴唇上的水珠，甩着手看着小野寺问道。

小野寺回答说：“上烧津……”

“还是搞这个啊？”乡六郎弯起右指，做了个急俯冲的手势。

“嗯，是的。你呢？”

“去浜松，你也坐下一趟车吧？”

“咱们好象是一趟车哩。”小野寺给他看了看车票。

“火车就要进站啦。”乡六郎看了看表说，“可是，怎么，你不象那……”

“嗯？”小野寺被弄得莫名其妙。

“我说你因为昨夜喝醉了才大口喝水，而你不是说不是的吗？”

“噢，你说的是这个啊。”小野寺笑了，“刚喝一口就叫你给吓了一跳。”

“那么，你到底在干什么呢？”乡六郎接着说，“你可是弯腰就着冷水器好一会儿，我甚至想朝你屁股踢一脚了。”

“是这个，”小野寺指了指墙壁，“我正在看这个呢。这好象是你的本行呀。”

“哼。”乡六郎伸了伸他那粗大而有棱角的手指，指着裂缝说，“就这个啊，没什么了不起的。”

“当真？”小野寺说，“外行是看不出门道来的，是不是因为地震的缘故？”

“不！”乡六郎皱起了眉头，“我只是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啊。走吧，火车进站了。”

坐进了带冷气的餐车，神志清醒过来的小野寺，一边喝啤酒，一边问乡六郎：“你去浜松，是工作吧？”

“还是那项工程呗。”乡六郎一口气喝完了两瓶啤酒，煞有介事地绷起了他那晒得象鞣皮一样的面孔。

“是流线型超特快吗？”

“是啊。接二连三出事，基建工程进展不了哪。”

“出了什么事？”

列车开动了，窗外景物也在迅速移动。——小野寺的注意力，顿时被窗外的景色给吸引过去了。



火车开动的一刹那，也只是那么一刹那，站台上尘埃滚滚、杂乱喧嚣的情景，人们热得透不过气来的脸孔，看起来是多么美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小野寺把视线投向乡六郎去。乡六郎紧握着在翻滚流溢的啤酒杯，不知为了什么，定睛凝视着那正在慢慢消失的泡沫。

“各式各样的啊，”他一面瞟视着啤酒一面说，“现在还不能说得太多，如果让报社听到了，可就麻烦了。总之，是各式各样的问题。”

小野寺不再追问了，他往自己的杯子里倒啤酒。

“万万没有想到，当初的测量出了那么多差错。”乡六郎轻声嘟囔着，“那段工程非得全部重新测量不可，当然还有旁的地方。严重的地方，施工过程中还继续出毛病呢。”

“这意思就是说……”

“当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依我看全费兄，日本最近可真有些令人提心吊胆的呢，就跟魔芋豆腐似的……”

“可真是的，”小野寺点头答道。“你不就在搞那不叫什么共振的精密测量设备吗？”

“再来一瓶啤酒，还是回车厢去？”乡六郎向开始拥挤起来的餐车扫了一眼，这么说道，“可是，阁下呢。有船沉在烧津啦？在这种大热天，你的工作可真叫人羡慕啊。”

“也不是那么叫人羡慕的，”小野寺苦笑，“这次要搭

---

① 日本人喜欢吃的一种食物。这里用来比喻日本地震频发和气象异变，有如魔芋豆腐那样，软颤颤地不稳定。